

民族文学

生态关系论

《民族文学生态关系论》在民族文学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上，通过对民族文学场的进生发悟格及其内部的生态关系研究，整体把握民族文学的各种运动规律。特别是此规律的形成缘由，深化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推进民族文学逻辑系统的转型与创新，并且使之在与一般文学场的联系与区别中得到超越环提升与发展。

袁鼎生 龚丽娟 / 主编



MINZU WENXUE
SHENGTAI GUANXILUN

广
东
出
版
社
GDUK/NORI

本书属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98503yws0216）

民族文学
MINZU WENXUE
生态关系论
SHENGTAI GUANXILUN



袁鼎生 龚丽娟 / 主编

龚丽娟 唐 虹 吕瑞荣 蒋新平 袁鼎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学生态关系论 / 袁鼎生, 龚丽娟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495- 8325-6

I . ①民… II . ①袁… ②龚… III. ①民族文学—文
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74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金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三路 3 号广西印刷工业城 11 号厂房

邮政编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45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范式,是科学研究的大法。民族文学的关系研究,是一种研究视角、研究方式,更是研究范式,也就进入了学术大法的序列。盘点文学方法,有属性研究范式、功能研究范式、价值研究范式、关系研究范式等。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周来祥先生的美是和谐说,均在美学领域形成了关系研究的范式。在文学研究的天地里,比较文学不甘落后,系统地生发了关系范式。从生态视角看,我认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一种单向因果的衍生关系研究;平行研究,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对生关系研究;系统研究,即世界文学的母题与原型在各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呈现的研究,是一种共生关系的研究。比较文学生态关系范式的如许变化,带来了学科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可见,生态关系范式与文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根本性意义。

我们认为,比较文学要进一步发展关系范式,应在此前的生态关系探索的基础上,形成整生关系的研究范式。世界文学生态圈的寻求,可形成整生关系范式。生态圈是生态系统的整一性与完形性结构,最具整生性。世界各民族文学各据一个生态位,共同组建了世界文学生态圈。各民族的文学信息在其间流转,相互衍生、对生、共生、整生,共同组成与推动世界文学的圈进旋升。置身世界文学生态圈,各民族文学的对生是“以一生万”和“以万生一”的整生化对生,也就实现了“万万一生”,即全都世界化了,整生化了。在世界文学生态圈中旋进,各民族的文学写作是民族化与世界化通和的写作,是写作了个别的整生体。各民族文学的经典在世界文学生态圈中流通与传播、接受与再造,也就同时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了。这样的整生关系范式,将使民族文学的研究洞开全球化整生的宏阔天地。

各民族文学自成生态位格,共同促成世界文学圈的旋进,还使比较文学整生关系的范式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可指导一般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研究,形成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学理论系统,特别是民族文学的理论系统;可使各民族文学为世界文学的生发作出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贡献。

借助美学和比较文学关系研究的平台,加入生态的理念与视角,形成民族文学生态关系研究的新范式,是我们的一种探索与尝试。我们曾在美学的生态化研究中,提出了美学的依生、竞生、共生、整生范式,现将其分形为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研究,形成民族文学生态关系的范式系列,也就顺理成章了。

民族文学关系的生态范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涌进的,整生关系的研究范式在当代呈现,集结了以往时代各种生态关系的范式。就像生命以生态圈的样式整生一样,民族文学关系的整生范式也是在民族文学生态圈中生发的。我们提出了民族文学的生态圈模型:民族世界的整生—绿色阅读—生态批评—绿诗研究—生态写作—民族世界的整生。这个周行环进的民族文学生态圈,耦合着中华民族文学生态圈,进而耦合着世界文学生态圈,形成了复合式超循环,持续提升了整生性。

民族文学的整生关系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各民族文学是怎样个性化整生的,世界文学是怎样由全球各民族文学整生而成的。就像没有多样的生态,形成不了生态圈一样,没有各民族文学的个性化整生,也就没有世界文学生态圈的系统化整生。各民族文学既要保持与生长特有的民族根性,又要吸纳与生发中华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系统整生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生态圈与世界文学生态圈中的个别化整生体,方能在全球化的文学大潮中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朵。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开放与全球化给民族文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和生存的危机,更多的是独特化整生的机遇和百川入海的前景。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研究,特别是整生关系研究,应为各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生态圈与世界文学生态圈中的独特化整生提供导向,应为56个民族的文学整生中华民族文学生态圈发力,应为全球各民族文学整生世界文学生态圈呐喊。

愿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研究,特别是共生关系的研究,为 56 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经典,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探路;为更多的中华民族优秀作家成为世界级作家,进而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助力。

袁鼎生

2016 年 1 月 30 日于广西民族大学



目 录

绪论 生态关系与民族文学规律	1
第一章 民族文学生态系统	12
第一节 民族文学生态圈	12
第二节 民族文学生态场	27
第三节 民族文学美生场	31
第二章 民族文学场	38
第一节 审美场中的文学场	39
第二节 民族文学场三大层次的复合运转	46
第三节 民族文学生态场	51
第三章 民族文学场的逻辑运进	59
第一节 民族世界	60
第二节 民族文学述写	64
第三节 民族文学文本	71
第四节 民族文学再造	77
第五节 民族世界的美生化	86
第六节 民族文学场逻辑圈的生态化转型	89
第四章 民族文学场的历史旋升	94
第一节 依存性民族文学场	94

第二节 独立性民族文学场	99
第三节 整生性民族文学场	105
第五章 民族文学场的内部关系	110
第一节 民族文学的局部场态性	110
第二节 民族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的关系	120
第三节 民族文学场的运行特征	126
第六章 民族文学场与一般文学场的关系	139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学场与汉族文学场的关系	139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学场与中华民族文学场的关系	150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学场与世界文学场的关系	157
第四节 比较关系中的民族文学	162
第七章 民族文学场与生态场的关系	167
第一节 民族文学场与民族文化生态场的关系	167
第二节 民族文学场与民族社会生态场的关系	174
第三节 民族文学场与民族自然生态场的关系	180
第四节 功能耦合关系中的民族文学	190
第八章 民族文学场的整生化	196
第一节 民族审美意识的根性化	196
第二节 民族文学经典的整生化	201
第三节 民族文学场的时代化	204
第四节 民族文学场的全球化	210
第五节 民族文学场的自然化	216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23

绪论 生态关系与民族文学规律

一些事物,组成要素相同,但结构关系不一样,本质特征也就各异。一些事物,组成要素不变,排列顺序与结构关系变了,其本质特性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就说明,相对于要素,由顺序与关系生发的结构更能决定事物的整体本质,显示事物的系统特性。以要素、顺序为基础的关系研究,可更准确和直接地把握事物的结构、本质与规律,从而更有学术方法论的意义。

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也一样,它是民族文学生态结构的生发机理,特别是民族文学本质特性的生发条件。研究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可整体把握民族文学的各种运动规律,特别是这些规律的形成缘由,可以深化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推进民族文学逻辑系统的转型与创新。

一、生态关系生发了民族文学的逻辑结构

一般来说,民族文学研究的四重理论境界生发了逐层递进的逻辑系统,这四者都基于生态关系。第一重为揭示民族文学显态因果关系的白色研究,无疑,这种生态关系的生发成了民族文学浅层规律的展现。第二重为发掘民族文学规律的生发条件,这是一种半隐半显的生态关系探寻,属于处在白色研究与黑色研究之间的灰色研究。第三重为探索民族文学的深邃与玄奥的规律,它由功能与作用去推测结构和本质,是凭借生态功能关系与生态价值关系去探幽寻秘的黑色研究。第四重为探索民族文学的整生规律,它靠直觉、顿悟、灵感去把握超大时空结构的生态关系,所生发的是民族文学生态系统的公理与定律,这是一种单靠感觉与理性均无法穷

极的无色研究,或曰无中生有的无色研究。白色、灰色、黑色、无色的研究有着序进性,所生发的多质多层次的生态关系,构成或促成了上述研究所对应的民族文学规律,显现了民族文学的规律系统。可以说,生态关系是打开民族文学重重奥秘的钥匙,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探寻到哪里,民族文学的规律就显现到哪里。生态关系串起了民族文学的四重理论境界,拓展了后者的逻辑系统。

生态关系在民族文学理论系统的探究中,能形成如此关键的作用,是基于它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从生命、生态到生态系统,生态关系的地位举足轻重,所发挥的作用非比寻常。生态在古希腊文中,是“家”和“居住地”的意思,含有生境的意味。生境,在有关生态的一系列范畴中,既处在元点,也处在发展点的位格,这两个位格的形成都离不开生态关系。达尔文把原始生命的生境比作一个池塘。“最初的生命体有可能是在一个温暖的池塘中出现的,这个池塘中可能同时具有各种化学物质(如氨水、含磷的盐等)和闪电、光亮、热量一类的东西。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后,蛋白质合成物出现了,它们开始经历若干更复杂的变化。”^①从达尔文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元点位格的生境指的是产生生命的条件、要素、关系与场所。生态关系,既直接成为元点位格之生境的构成要素,又是其他要素乃至整体的生成条件。凭借生态关系,所有产生生命的条件与要素走向协同,走向交集,形成合力,构成生境,进而孕育了生命。这样,生态关系成了生境和生命形成的集约性机制与关键性机理。也就是说,只有产生生命的各种要素与条件,而没有将它们关联与整合起来的生态关系,生境无法形成,生命无法生成。生命产生后,生境成了承载其活动的条件、关系与场域。这样的生境,离开随生命存在、活动而伸展开来的生态关系,也无法整体建构起来。生命产生后所形成的生态发展,则更加离不开生态关系的牵引与布局。随着生态学的兴起,生态被经典地解释为生命体与环境的关系。^②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生命是生态的基点,环境是生态的疆界,两者

^① 方陵生编译:《探索地球生命起源奥秘》,载《大自然探索》,2011(5)。

^② 郑师章等编著:《普通生态学——原理、方法和应用》,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的关系是生态的本质。生命一旦产生,自然会形成活动以维系存在与发展。生命活动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与活动涉及的事物形成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生命体与同处一个时空中的事物形成一个结构,发展出生态系统。从生境、生命、生态到生态系统,生态关系起着纽带与桥梁的结构性作用。生态系统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一是各生物种群在一定时空的交往中,生发和谐、有序、平衡的生态关系,构成动态稳定的生态结构。二是生物种群系统与一定时空中的无机系统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关系,并形成动态平衡的生态结构。三是生物种群系统拓展生态足迹,发展相互间的生态关系,发展与生境、环境、背景的生态关系,在多种生态位格的纵横对生与网态衍生中,形成超大时空尺度的非线性整生系统。在生命向生态和生态系统的有机生发中,生态关系发挥了构建整体与稳定整体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生态关系发挥了结构生境、生发生命的作用,发挥了维系生命活动之对象、构架生命存在之场域、结构生态系统之网络的作用,发挥了拓展生态足迹、扩大生态疆界、生发超大尺度生态系统的作用。也就是说,生态关系扩展到哪里,生态网络就延伸到哪里,生态系统就蔓生到哪里。基于这种结构性功能,生态关系不仅在走经串纬中,还把生命存于其中的生境、生态环境、生态背景变成了尺度递增的生态系统,进而决定与发展了生态系统的本质和特性。换言之,生态关系的尺度、特征与属性,决定了生态系统的疆界、本质与特性。

生态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一是依生关系,二是竞生关系,三是共生关系,四是整生关系。这四种关系构成了具有相应本质与特性的生态系统。

民族文学是一个生命体,不同体裁与样式的民族文学在生态关系所产生的结构力中,形成了民族文学的生态系统。民族文学生态系统在生态关系中,与相应的文学生境、文学环境、文学背景构成了更为完备的生态结构,构成了更为系统的民族文学规律。民族文学生态系统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发展中,形成了依生性、竞生性、共生性、整生性的特质与特性,也主要是由相应的生态关系决定的。这就说明了生态关系历史地生发了民族文学的逻辑结构,或逻辑地生发了民族文学的历史结构,或历史地、逻辑地生

发了民族文学当下的理论系统。

回到前面所说的民族文学理论逻辑化的历史结构、历史化的逻辑结构、历史化整生与逻辑化整生融为一体的新网络化环升结构,都应内含因生态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四色研究,以生发逐层序进的民族文学规律系统。特别是当代网络化旋升的民族文学理论结构,更应该在系统整生的无色研究中,包含相应生态关系规约的各种有色研究。无中生有,万有归无,只有包含各种生态关系,包含各种生态规律,才可趋于无限整生的无色研究,把握民族文学的普适性与终极性规律。

二、在依生关系中生发了古代民族文学理性构架

古代天人关系是一种人依生天(神)的关系,并相应地形成了依生性的生态组织结构。其中,天(神)成了生态本源与生态本体,占据了生态基和生态元的地位,成为生态本位者、生态主导者和生态目的者,成为生态关系的生发者与控制者,成为生态系统的缔造者,包括人在内的其他生态位格为天(神)所衍生,形成了依从、依存、依同天(神)的生态趋向,深化了依生于天的生态关系,确证了一元化的天态整生系统。

在天化的生态系统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天化的民族文学系统。这种民族文学系统,也是在依生的文学关系中形成的。天(神)是民族文学的本体与本源,民族文学乃至一切文学成了对天(神)的再现与模仿。在这一总体的依生关系框架里,作者成了天或神的代言人。柏拉图说,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的影子,文学艺术是现实世界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三层,成了影子的影子。诗人因神灵附体,陷入迷狂,代神说话,从而真实地表达了理式世界,实现了文学对天或神的依同。这就形成了天化或神化的文学生态系统,形成了相应的文学审美意识结构。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提出文学的高贵说,认为模仿神才会高贵。贺拉斯主张合式说,文学遵循神的尺度才会合式。朗吉努斯倡导崇高说,认为似神的声音才是崇高的。凡此种种,形成了天(神)对文学创造与文学研究的同化,构成了天化的文学生态系统,形成了天化的文学审美创造意识。

在审美欣赏的位格里,也形成了读者依生于天的生态关系,丰富了天化的文学生态系统。柏拉图的审美说有两条通达神本的路径,显示了依生的本质规定:一条是少数哲人前世曾经游历理式世界,现世品格高洁,灵魂未被蒙蔽与污染,可通过回忆,直达理式这一真善美的本体;另一条是常人通过逐级审美,从个别事物的美、同类事物的美、学问知识的美的递进性审视,最后抵达理式美本体。

古代民族文学理论的构架,首先存在于古代文学理论的构架中,其次存在于古代美学理论的构架中,最后存在于古代生态系统的运生框图中。这样,它一一接受了各种依生结构的规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依生性运进的轨迹。规约民族文学理论生态的各系统,均形成了本体—衍生体—回生体—同生体的运进模式,民族文学在其间运行,也就有了相应的理论生态。这种理论生态表现为天本天根的民族文学理式、模仿与再现的民族文学制式、人合于天与人合于神的民族文学理想。上述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主要是从民族文学生态圈的运行倾向中显示出来的,感性、直观的成分比较多。也就是说,这种审美意识尚未从欣赏趣味与作品风貌中系统地抽象为批评与创作的原理,原生态的痕迹较为明显。

在古代民族文学活动圈中,翻涌着依生性的审美意识潮流。这一潮流的趋向,显示出日益清晰的审美理性。民族文学圈的运转模型大致是这样的:世界—欣赏—批评—研究—创造—世界。在这个普适性的圈子里,古代的民族文学有了特殊性的运进:天(神)—欣赏—批评—研究—创造—天(神)。正是这种循环运进,实际地强化了依生于天的审美理性流,显示了依生于天的文学欣赏、批评、研究、创造规律,形成了古代民族文学理论的潜构架。也就是说,古代民族文学有一个审美理性构架,它潜生暗藏于古代民族文学活动圈中,需要理论家去发掘、整合与提升,以形成显在的逻辑系统。

三、在竞生关系中生发了近代民族文学理性构架

进入近代,天人生态关系发生了变化。天人合一的格局尚存,然而结

构关系发生了颠倒,由此凸显了竞生的生态运动,系统本质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逆转。

人与天的竞生,起源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本质力量的强大。基于此,人不再安于依生于天的从属地位,而是力求在竞生中改变生态关系,占据系统本体与本源的地位,发挥主导生态结构发展的作用,成为生态系统运动的宗旨与目的。这就生发了不同于古代生态系统的运生格局:人的本体化与主体化—自然的人化—主客体的人化,从而形成了人化自然的生态系统。

在人化自然的生态运动中,争夺生态本位、生态首位、生态主位的竞生,以矛盾对立乃至对抗冲突的方式,持续地在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之间拉锯式地展开,形成了扭曲、颠倒、断裂的生态关系,构成了丑陋、怪诞、离散的生态系统。

在人化的生态系统里,运行着相应的审美系统。人成了审美本体与审美本源,主体化或曰人化成了审美制式,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了审美创造的基本规律,移情成了审美欣赏的主要方式。人化一切与一切人化,标识了审美活动的宗旨与理想,像一条主线贯穿在“审美人生—审美欣赏—审美批评—审美研究—审美创造—审美人生”的回旋中,构成了近代主体美学的本质规定和主体美学的逻辑结构。近代文学系统在近代审美系统中环升,自然深化了后者的本质结构与逻辑生态,演绎了文学是人学的历史大剧。

近代民族文学有了上述竞生化的生态背景、审美环境与文学生境,自然打上了深刻的人学烙印,形成了主体论文学倾向。这种趋向主要是从民族文学活动圈的运进中显示出来的:人—文学欣赏—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创造—人。在“文学是人学”的总体性本质规定中,文学文本成了人的文本,在文本与人的同一中,人化的文本与文本化的人构成了民族文学活动的本体性与本源性位格,构成了民族文学活动的首要位格与起点性位格,构成了民族文学活动的宗旨性位格与目的性位格。正是集多种位格于一身,其促成了民族文学活动人化的超循环,构成了人化的民族文学理论系统。

四、共生关系生发了现代民族文学构架

进入现代,生态文明初现,在生态系统中,形成了天人共生的关系。这种生态关系可修补、恢复与发展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可恢复与发展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对称。

主体间性的哲学观是平衡共生的规律性与生态平等的伦理性、平和发展的价值性的统一,达成了认知哲学、伦理哲学、价值哲学等各种哲学形态的生态性统一,可以看作是初级形态的生态哲学。哈贝马斯说:“纯粹的主体间性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对话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操演时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主体间性才会存在。”^①哈贝马斯的对称性要求标举了生态系统的平等对生与平和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了天人共生的间性本体观念、天人中和的生态制式和对称性并进的和谐理想,形成了耦合衡生的系统结构。

此前的天人生态系统在天人依生与天人竞生的关系中生发。这两种系统关系虽也有对生性与环升性,但由于对生关系的不对称,达成了一元性的统一:或统一于天,形成天化的整体生态结构;或统一于人,形成人化的整体生态结构。现代的天人生态系统凭借天人共生关系的平衡性与对称性,形成了二元对应并进的系统耦合结构。

生态系统二元耦合的共生关系规范了现代的文学理论系统,使之形成了相应的逻辑建构。现代的整体论文艺学视平衡对生的天人整体为文学本体与文学本源,视再现与表现统一、模仿与创造结合、现实与理想中和为文学制式,视各种矛盾因素的互为主体与生态平等为文学理想,视矛盾中和达成的审美再造为文学规律,凡此种种,贯穿于欣赏、批评、研究、创造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生态系统。与此对应,少数民族文学活动圈也变换了格局:共生世界—欣赏—批评—研究—创造—共生世界。这就形

^①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23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成了天人共生、主客平等的民族文学理论系统。

五、整生关系编织的民族文学理论系统

整生关系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关系、核心关系、普遍关系与最高关系。在过去,整生关系是一元性的,主要通过生态系统的本体化生态的结构化表现出来。在古代,天人生态系统主要呈现的是一种依生关系,这种依生通过天本体的衍生以及人向天本体的回生,进而与之同生,达成整体结构性的实现。这就在生态结构的本体化中,形成了天人生态系统的天态整生化关系。与之相反,在近代,天人生态系统主要呈现的是一种竞生关系。这种竞生,通过“人的本体化—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最后达成人态本体系统的结构化实现。这同样在生态结构的本体化中,形成了天人生态系统的人态整生化关系。在现代,天人生态系统达成了天态整生与人态整生后的历史性中和,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天人平等耦合形态的整生,形成了天人互为主体的整生关系。这就可以看出,整生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并形成了历史性的发展,它从天态整生经由人态整生,走向天人耦合形态的整生,最后走向人在天中的系统整生。人在天中的系统整生,是一种自然化整生,它包含了以往所有单质形态的整生与合质形态的整生,螺旋地回到了古代天态整生的上方,实现了生态关系与生态结构的超循环。

人在天中的自然化整生,是一种经由人化又包含了人化并提升了人化的自然化整生,它超越了纯自在自为的自然化整生,是一种融通了自然化人为的系统整生。自然化人为,是一种生态文明化的人为。人重回天中,既不像古代那样依同天,也不像近代那样人化天,而是以自然化的人为,协同天,升华天。这种自然化的人为,是一种在合规律、合目的基础上形成的超拔性人为,即超越了人种规律性与人种目的性的大为。人的自然化有一个超循环的过程。最初的自然化,是人依从本性之天与自然之天所形成的顺其自然的生存与实践的活动与过程。之后的人化,指主体按人与社会的规律与目的发展自身,同化自然的实践活动与过程。再后来的自然化,指的是人生态文化形态与生态文明形态的自然化。这种经由生态文化与生

态文明洗礼的自然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自身的修为，为生态文化所化，为生态文明所化，消解了人化与自然化的对立和冲突，达到了人化与自然化的高端同一；二是人的生态活动与实践活动，协同地遵循了自身、他者、生态系统的生态规律和生态目的，贯通了生态文化，显现了生态文明，可促进生态系统更合本性地、更加自然态地进化与提升。以生态科学和生态文化的系统生发为基础形成的生态文明化，是人的自然化与整个生态系统的自然化走向超循环发展的机理和机制。

生态系统的自然化整生，同步地实现了自然化美生，从而使整个生态系统成为审美生态系统。以上述两者为背景，相应地走向自然化整生的民族文学，形成了生态理论结构。这一结构是活态旋进的：民族整生世界—绿色文本—绿色阅读—生态批评—绿诗研究—生态写作—民族整生世界。在这个理论结构里，逐位地提升了绿色阅读、生态批评、绿诗研究、生态写作的整生化、自然化与美生化，逐圈地强化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整生化、自然化与美生化，显示了绿与诗逐位逐圈地对应发展，凸显了民族文学生态规律和生态目的从耦合走向重合最后实现自然化的同一规程。

六、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是民族文学的生态规律与生态理论本身

关系、规律、本质、特性有着同一性。关系构成规律与本质，关系生发规律与本质，关系就是规律与本质本身。列宁说：“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东西的反映。”“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①这样，民族文学的关系研究，直接构成了民族文学的规律研究与本质特性的探求；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研究，直接构成了民族文学的生态规律研究与生态本质特性的研究。与此对应，民族文学的生态关系系统，直接成为民族文学的生态规律系统与生态理论系统。

范式形态的关系达成了民族文学的系统关系、大法、公理、逻辑体系的

^① 列宁：《哲学笔记》，134—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